



733
20
93
5648

基

通俗本蘇聯文學叢書

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

卡達耶夫原著
滕以華改寫



開明書店

通俗本蘇聯文學叢書

開明
書店

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

卡達耶夫原著
滕以韡改寫

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

(Я—СЫН ТРУДОВОГО НАРОДА)

每册售價人民幣 3,000 元

四 (子 1312)

原著者	蘇聯 卡達耶夫 (В. КАТАЕВ)
改寫者	滕以韓
出版者	開明書店 (北京西總布胡同甲 50 號)
印刷者	華義印刷廠 (北京東單鬧市口 30 號)
發行者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 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北京絨線胡同 66 號)
各地分店	三聯書店 中華書局 商務印書館 開明書店 聯營書店

1951 年 12 月初版 (1—9000) 32 P 32 K

有著作權 ★ 不准翻印

本書故事提要

這是一本用民間故事的手法，表現革命鬥爭史實的小說。

故事的主要部分發生在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之間。主人公謝明，原是烏克蘭鄉下一個年青的貧農，和同村的女孩子蘇菲亞發生了戀愛。蘇菲亞的父親台加琴科在沙俄軍隊裏當事務長，這傢伙嫌貧愛富，卑鄙齷齪，不許女兒嫁給謝明。

一九一四年歐戰開始，謝明被徵入伍，剛巧分發在台加琴科那個連裏。老傢伙正好假公濟私，處處虐待他。

這時候，俄國內的革命浪潮已經達到了高峯，人民和士兵都不願意繼續去打那場帝國主義的戰爭，前線上的部隊，在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下，紛紛暴動、起義。台加琴科卻反對和平，幫着反動派用武力壓制要求和平的隊伍。結果，被起義的司令部逮捕了。

當晚，湊巧輪到謝明來監視他。他便擺出一副可憐相哀求謝明，並且答應把女兒嫁給他。謝明心腸一軟，把老傢伙放走了。

偉大的十月革命成功，建立了蘇維埃政權。蘇聯退出歐戰，謝明也復員回了家。這時，鄉村裏

也成立了蘇維埃，貧苦的勞動人民分了地主家的田。謝明家的日子也可以過得去了。

台加琴科卻死心塌地和人民爲敵。他窩藏了地主克倫伯，假充是新雇來的傭工，表面上應允了謝明和蘇菲亞訂婚，肚皮裏在打他的鬼念頭，希望德國人打進烏克蘭，希望沙皇能夠回來把蘇維埃政權搞垮。到那時候，他便可以把女兒嫁給克倫伯，自己便也借着女兒和女婿的光成了貴族。

老傢伙的如意算盤打着了，德國軍隊真的勾結着烏克蘭的反動派打了來。克倫伯原形重露，台加琴科當了村長。在德軍、地主、貴族的串通勾結下，向農民實行「倒算」，弄得雞犬不寧，人人恐怖，勞動人民重被打入了地獄。

謝明離了家，走入了人民的武裝行列——游擊隊。

蘇菲亞被父親逼着去嫁克倫伯。但是，勇敢的謝明得了消息，隻身闖回了村子，衝散了他們的結婚禮。想得到的，在衆寡懸殊的情形下，謝明和蘇菲亞都被他們抓住了。所謂「軍事法庭」判決了謝明的死刑。

正在這千鈞一髮的時機，游擊隊趕到了。壯大的人民隊伍配合着英勇的紅軍，趕走了德軍和僞軍，救出了謝明和蘇菲亞，並且繼續掃蕩，兩個月之後，全烏克蘭的人民重新回到了蘇維埃的懷抱。

通過這個生動的故事，我們理解了一個真理：個人的幸福和全體人民的幸福、國家的幸福是分離不開的一個整體；而全體人民的幸福，離不了革命政黨的領導。同時，這個故事也告訴了我們：

本書故事提要

爲着鞏固人民勝利的基礎，今天的中國人民大眾，還須要隨時提高警惕，徹底消滅反革命分子，不讓他們存有絲毫的幻想，更不能留下絲毫的餘地給他們鑽空子！

原書卡達耶夫著，出版於一九三七年，有曹端華的中文譯本。

本書主要人物

謝明

蘇菲亞

台加琴科

克倫伯

見「故事提要」。

芙洛霞——謝明的妹妹。

梅柯拉——芙洛霞的愛人，和謝明一同參加游擊隊。

沙桑諾夫——革命青年。原先當志願兵，和謝明在同一個砲兵連裏，後來當了那個連的連長。

李梅紐克——布爾什維克，村蘇維埃主席，謝明和蘇菲亞的媒人。

目次

一	從前線回來.....	一
二	「我決不會忘了她」.....	二
三	一家之主.....	三
四	晚會.....	七
五	老頭子嫌他窮.....	九
六	冤家路窄.....	一〇
七	跟着布爾什維克走.....	一三
八	回家.....	一六
九	來了個「幹活的」.....	一九
一〇	說媒.....	二三
一一	訂婚.....	二五
一二	會親.....	二九

一三	保衛烏克蘭.....	三一
一四	回拜以後.....	三三
一五	犧牲.....	三三
一六	原來是他.....	三八
一七	參加了人民的隊伍.....	四一
一八	被俘.....	四二
一九	不屈.....	四九
二〇	反攻.....	五〇
二一	「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	五〇

一 從前線回來

謝明由前線回來了。他出征的時候，年紀還很輕，最初當砲手，現在已經成了一名砲兵上等兵——瞄準手了。

他生得短小精悍，頭上戴着皮帽子，身上穿着外套，背上揹着背包，另外還帶着手槍、短劍、馬槍和兩顆手榴彈。雖然天色已經黑下來，他還是一股勁兒往家裏走，而且離家越近，心裏越着急，兩條腿走得也越快。自從上了前線，他已經四年多沒回家了。

終於走到家門了。他顫着腳走到窗口敲了一下，隨即跳到旁邊，躲在黑影裏。四年來他一直就夢想着開這麼個玩笑：回家時先敲敲窗子，等母親出來開門，問「誰呀？」他就說「喂，女主人！讓帶勳章的砲兵英雄在您這兒住一晚吧！把吃的東西拿出來！砲兵上等兵——瞄準手肚皮餓了！」當然她會很不高興地看住他，還沒認出來。於是他就立正敬禮，報告說：「您的親兒子謝明退役回來了，趕快鋪起桌子來吃飯吧！」這時，母親纔緊張地認出他來。

隔了一會兒，一個高高瘦瘦的女人開了門站在門口，盯住那個躲在黑影裏的兵士發怔。

「找誰？」

他一聽到慈母的聲音，心都要停下來；預備好的那套玩笑話，一個字也說不出來了。身體不由自主的由黑影裏跳出來，脫下皮帽子，低下頭像訴苦似的叫了一聲「媽媽。」接着便衝上去摟住她的瘦脖子，像小孩子似的哭起來了。

二、「我決不會忘了她」

謝明一覺醒來，已經不早了。

簡陋的屋子裏亂烘烘的擺了好些兵士的名貴東西。軍服、武器等等和家裏的雜物如篩子、時鐘、小畫片之類，堆放在一起。謝明睜開眼睛一看，心裏非常得意：「好傢伙，這麼許多東西！還有滿滿一背包呢！」

謝明看見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姑娘，包着頭巾，在瞧着他，和屋子裏到處堆着的東西。他看了她一會兒，忽然高興地驚叫起來：「我還以為哪兒來了個洋娃娃呢？原來就是我們的小芙洛霞啊！長得多高了……唔？你幹嗎不作聲呢，小妹妹？把舌頭吃掉了嗎？你倒底是不是小芙洛霞？」

「是小芙洛霞，」小姑娘很大方地回答。

「昨天你在哪兒？怎麼沒看見你？」

「在爐炕上，我倒看見你了，你是帶勳章的，是不是？」

謝明大笑起來，「小毛丫頭，已經懂得什麼是帶勳章的啦。你怎麼知道我是帶勳章的？」

芙洛霞說，「我看見你胸前帶着個十字架。」她一邊說着，一邊東張西望看那些東西，嘴裏還邊誇讚着。最後她把背包拿起來，問裏面是什麼東西，謝明連忙制止，告訴她裏邊有手榴彈。

「是檸檬式還是瓶子式？」芙洛霞不肯放下背包，好奇地問。

謝明說，「檸檬式。怎麼樣？」

「我曉得，檸檬式的要先打開安全針，不然它不會炸的。對不對？」

「挑皮鬼，你什麼都懂！不聽話，看我不打你屁股！」謝明嘟囔着，出其不意地由被窩裏跳出來，但是芙洛霞溜得更快，一轉眼就竄到門口去了，還逗着謝明說，「沒有捉住吧！」

謝明滿不在乎的樣子說，「我根本沒想捉你。」他假裝不注意芙洛霞，等到她一隻腳剛剛跨進門時，冷不防猛然撲過去，可是她又溜掉了。

謝明氣不過，穿着襯褲跳到院子裏去追。有幾個姑娘和農婦，一早就在房子旁邊等着，想看看由戰場回來的謝明。這時看見他這個樣子跳了出來，都四散逃開，一面叫着，一面假裝用頭巾蓋着臉，嚷得滿街都聽得到：

「鬼東西，不害羞！」

謝明看見逃跑的姑娘裏面，有個穿黑色短上衣和打襷裙子的，老是回頭看，笑的聲音特別高，像是特別怕羞地用頭巾角遮着臉，可是烏黑的小圓眼睛卻在頭巾下邊閃爍着。謝明一看見她，臉上陡然紅起來，舉起拳頭對芙洛霞威嚇了一下，飛快地跑回屋裏去了。

他對着小鏡子端詳一個禮拜沒剃的下巴，拿不定主意要不要把鬍子剃掉。頑皮的芙洛霞，不知什麼時候又回到門口來，建議道：「別剃鬍子，我們這兒由前線回來的兵，全都留着鬍子的。」

「你又來啦？」

「嗯，又來啦。」

「幹嗎躲在一邊？進屋裏來吧。」

芙洛霞看出謝明不會再打他，纔談着話慢慢走進屋裏去，看她哥哥刮臉。

她早就想告訴哥哥一件事，卻一直沒有機會。現在該是時候了，「你聽着，謝明。有個人問候你，你自然曉得是誰，她問你打算怎麼樣？你請不請媒人上她那兒去？你是不是把她忘掉了？」

謝明眼睛望着旁邊答道：「你轉告那個人吧：也許她忘了我，可是我決不會忘了她。我的話過去是這樣，現在還是這樣——我說出的話是牢不可破的。」

芙洛霞先鄭重地點點頭，然後又挑皮地湊到哥哥的耳朵上悄悄說道：

「今天到李梅紐克家去開晚會。記得吧，就是水塘那邊，有兩個兒子當步兵陣亡在前線的那個

李梅紐克家。今天輪到他家的柳碧開晚會，你到那兒就能遇見那個人。」

三. 一家之主

謝明舒舒服服地吃了一頓飯。尤其是去年復活節埋在地底下的豬油，越發細膩得像黃油似的，把它切成一片一片的，特別有味。

因為風俗的限制，他今天不能出去遊逛。

以前，謝明從來沒覺得自己是一個家庭的主人。家裏開的鐵匠爐由父親照管，雖然父親在開戰的前兩年就去世了，但是外祖父還活着，身體又結實，跟母親一塊兒，很從容的照料着鐵匠爐。後來有一次釘馬掌時，讓馬在胸口上踢了一腳。因為受傷很重，開戰的第二年也死了，鐵匠爐從此也就鎖了起來。要不是那回事，恐怕他活得還要長壽呢。

謝明家裏沒有田，也沒有牲口。如果不是十月革命，真不知道這一家人怎麼生活下去。

現在事情有辦法了。窮人們平均分地，地主克倫伯的田。謝明家三口人，一共分到六頃，土地局又由克倫伯的倉房裏撥了些種子，另外還分到了一匹馬，一條牛和三隻羊。

現在的謝明很覺得自己是一家之主了，高高興興地到院子裏去觀察他的家業。馬很好，牛也過

得去。羊呢，新近還剛養了兩隻小羊崽。他抱起一隻小羊來，帶着家主的神氣叫道：

「喂，媽媽，該把羊帶到屋裏去睡，不要把小羊凍壞了！」

後來他看見院子中間凍結着一攤糞，就拿起叉子，把它挑起來送到不要緊的地方去。

有時候，他停止了工作在想：「我是多好的一個主人呀！真該娶村子裏最漂亮的姑娘作媳婦兒！」這樣一想，那位姑娘的模樣兒就越發在他的腦子裏盤旋不去了。

按照當地的風俗，隣居們不到謝明的家裏來看他，卻不斷地在街上隔着籬笆跟他談天。謝明跟老頭子們恭恭敬敬地打着招呼，又跟女人們俏皮地開着玩笑。

「復員」同村的舊朋友，也來問候他。謝明跟他們互相問着好，並且把他聽見的新聞一樣一樣的告訴他們。

小孩子們推推擠擠地，低聲問他：

「謝明伯伯，你是布爾什維克不是？」

「謝明伯伯，你要是有什麼子彈壳或者舊的白鐵小瓶，借給我們玩玩，好不好？」

謝明裝出生氣的樣子嚷道：「有的，小鬼。有一根帶銅扣環的皮帶，可以打屁股用！別淘氣了，快走開，不然我要撕耳朵的！」

小孩子們都跑開了，躲到屋角後邊偷看。

晚上終於來了。

四．晚　會

這時正是冬季的末尾，還有一個禮拜就到三月了。青年男女們眼看就要開始艱苦的工作，所以拼命及時行樂，輪流開起晚會來。

今天輪到在柳碧·李梅紐克家開會。她把屋子收拾好，吊燈也上了油，就坐到紡車後邊紡起線來。姑娘們一會兒都聚齊了，把去年秋天就預備好在晚會上作的手工掏出來，以便在青年男子面前誇耀一下自己的手藝。

頭一個溜進來的小伙子是個水手。他後腦上歪戴着海軍帽，鼻子上長了一層雀斑；進來以後先向兩旁張望了一下，可是姑娘們一心在工作，誰都沒睬他。

緊接着，好些小夥子們一窩蜂地擠進來了，晚會開始熱鬧起來。年青男女各有各的情侶，一對一對的，陶醉在調情和私語中。

謝明也來了。一進門，頭一眼就瞧見自己的妹妹小芙洛霞。這個小丫頭居然不再是那副孩子勁兒，也像成年姑娘似的，莊重地坐在那兒，眼睛連斜都不斜一下。也和別的姑娘一樣，還用很大的

一顆舊針鑲着男人的襯衣邊呢。

不但這樣，她身旁還坐着一個十七八歲、頭髮蓬蓬的青年，心神不安地往旁邊張望着。

謝明正想開芙洛霞的玩笑，突然一下子話都說不出來了；原來他看見愛人蘇菲亞，正在用烏黑的小圓眼睛望着他，倒把謝明弄得神志不安，手足無措起來。小夥子們看見他那副可憐相，都故意咳嗽，姑娘們也向蘇菲亞直遞眼色。

蘇菲亞正在不好意思，那個水手卻又拉着手風琴唱起砲兵歌子來：

有一次，一個砲兵來到我這裏，

對我說：

「你好吧，可愛的人兒！

戰爭馬上就要結束了，

我要來教你學射擊了。」

晚會散後，每個小夥子都跟在自己的姑娘後面，護送她回家。

最後，蘇菲亞也起身出去，謝明跟她走到門旁，在黑暗中，她抱住他的肩膀，頭貼在他的胸前，低地說道，「啊，謝明，謝明，可愛的，沒有被打死……」

謝明護送着蘇菲亞，在寂靜的冬夜裏，互相偎倚着在街上慢慢走過。蘇菲亞緊緊地握住他的